

编者寄语

《在书海与城市间漫步》，书页间藏着城市的文化脉络，书店是触摸城市脉搏的窗口。于书海与街巷间穿行，阅读的意义重被感知——是喧嚣里的沉静，是人与城对话的媒介。愿更多人翻开书，拾得文化共鸣，让心灵在阅读中栖息。

《染衣服》，四十载变迁，衣着映见时代富强。旧衣常因过时被弃，但总有温暖延续：爱心人士将旧衣洗净捐赠，让善意流转。旧衣是岁月印记，载着“珍惜”的生活态度。

《在山水里，打捞诗行》，山静立，水奔流，人离城入自然，寻心灵安详。泾源胭脂峡徒步中，踏浪溯溪间，山水成诗卷。

行者用脚步丈量山河，在烟火里触摸诗意——诗在脚下，梦便不远。

晓雾未散时，负笈出郭。青石古道被晨露浸得发亮，鞋履踏过，带起细碎的湿响，似与山风唱和。

行囊里裹着半卷残诗，却不及沿途风光鲜活——这便是行者的心境：不求案头笔墨生花，只向山河讨句读。

行至山坳，忽闻犬吠穿林。抬眼处，竹篱茅舍错落，炊烟如练缠上云梢。

老姬倚门择菜，指尖沾着新摘的豆角绿；黄发小儿追着白鹅过石桥，木屐敲得石板咚咚响。

驻足檐下，见墙根野菊斜斜探出院，瓣上还凝着夜露。老叟通过粗瓷茶碗，汤色如琥珀，混着松柴烟火气。他说山后有瀑，晴日可见虹霓；春深时，杜鹃能染红半面坡。这些话，比唐诗更见风骨。

越岭时，逢樵夫担薪下山。扁担压得吱呀响，他却哼着小调，调子随山风起伏。问山路苦否？

他不答，指着崖壁间斜生的青松：“你看那树，根扎石缝，比平地的长得精神。”细看去，松枝虽被狂风扭得虬曲，却偏在最险处，托出一团新绿，像是天地写的绝句。

暮投古驿，借灯读书。窗外溪声潺潺，比琴瑟动听。案上摊开的纸，原想抄几行旧诗，却忍不住画下日间所见：篱边菊、崖上松、樵夫的山歌、老姬的菜篮。

笔锋虽拙，倒有烟火气漫出来，比墨香更绵长。

忽悟古人为何爱“行万里路”——原来诗不在故纸堆里，而在石阶的苔痕上，在农舍的炊烟里，在山河的呼吸间。

夜渐深，山月入户。忽然明白：所谓梦想，从不是遥不可及的星子，而是脚下每一步的踏实。

踏过的路，看过的景，遇过的人，会化作笔尖的光，让那些藏在心底的向往，慢慢长出形状。

明日再向远山去。带着今日的烟火，去寻更生动的诗行。

且听风吟

沁园春·云端观秦腔感怀

王志雄

花甲之年，沪上栖身，心系故园。
念秦腔韵里，黄尘漫卷，二胡弦上，冷月高悬。
喷呐声咽，铜锣震宇，吼尽人间悲与欢。
想年少，戏楼前拥簇，喝彩声悬。

闻家乡戏声喧。距千里，难临盛会筵。
喜掌中咫尺，重瞻乡韵，指尖方寸，再赏梨园。
蟬靠生威，花翎映目，恍若重回旧岁年。
心潮涌，愿乡音永续，非遗长传。

想念战友

王宝荣

二十七年前的时光
历历如昨
念念不忘曾经过往
一声令 一连队
浇筑一生

天南地北的人
互不相识
乡音混着普通话
燃满激情

二十七年转眼过
年年盼 年年望
战友兄弟，你们还好吗？

六盘山

副刊

敬话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nsrblms@126.com

小宝茶话

在书海与城市间漫步

汪 恒

在《逛书店：从北京到巴黎》这本书中，作者带领读者在两座城市的书海间穿梭，探寻书店背后的故事与文化脉络，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心灵之旅。

作者杨小洲是爱书人。此书是他个人的探访经历，也是两座世界名城的文化记忆。收录了作者逛书店的二十篇文章，包括北京的十家书店和巴黎的十家书店，一家一篇一故事。通过细腻的笔触，作者将书店的空间布局、陈列特色、往来读者的神态，以及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娓娓道来，构成二十幅风格迥异的文化图景。此书不仅是作者个人的探访记录，更是两座世界名城的文化记忆拼图。对于爱逛书店的读者而言，也是一种分享和交流，或有趣或有趣。

作者笔下的北京书店，是当地的文化地标。“书店去往底层的楼梯，依然有读者坐着看书，这情景其他书店也有，但三联书店的坐在楼梯上读书是最早出现的景观。”三联书店充满着人文关怀，以邹韬奋先生的精神为指引，致力于传播知识与思想。“三联书店出版的书好，书的封面设计也好，这些封面都有自己的表情，也成为三联的表情，成为那个时代出版界的一种风格，成为品质和品

格的前沿……”它是卖书的地方，更像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公共空间，读者能在其中汲取精神力量。

伯鸿书店有着浓厚的学术氛围，是学者和爱书人交流探讨的理想场所。书店坐落在中华书局办公大楼一层，重现了出版业昔日“前店后厂”的景象，经营中华书局自己的书，以古籍居多。

“伯鸿书店满堂都是中华书局独家出版的书籍，从祖孙爷辈到姊妹兄弟，既相亲相爱，又和而不同，是在自己的园地里各自芬芳。”许多早期出版或市场已无却留有库存的书，伯鸿书店都有，而一些几十本成套的丛书，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这种资源独占、个性鲜明的自产自销，可看作伯鸿书店的特色。

当作者的笔触转向另一个城市，我们跟随他踏上一场浪漫的文化之旅。巴黎的书店风格各异，每一家都散发着独特的气息。“第一次去到皮卡尔德书店，是无意间的一次路过，看到橱窗里摆放的旧书，没有犹豫，推门而入……”

旧书店里弥漫着岁月的味道，泛黄的书页、古朴的书架，仿佛在诉说过去的故事。“屋子里几个世纪的古典旧书无言地倚靠着，全然没有现代生活的印记，木质书架，木质书柜……好像岁月不

染 衣 服

徐永清

染衣服这个词，现如今使用的频率极低。可在过去的那些年，它的使用频率极高，经常挂在人们的嘴边。路上两个人见了，问：“二嫂哪儿去？”答曰：“买染料，染衣服。”到了星期天，在大杂院，王婶问：“李妈忙啥呢？”回曰：“染衣服。”这就是往日生活中的一幕。

四十年前，城里最流行的服装就是工作服，不但风光，也时尚。这工作服不仅男人穿，女人也穿；且是老者穿，少者也穿。

那时工作服的面料不是劳动布的，就是混纺的，再不就是帆布的，结实。但时间一长就要褪色，白不拉叽的，难看不说，还易脏。那咋办？染呗。那位说了，扔掉，干脆买新的。您哪，外行。谁不想穿新的衣裳，既不呆又不傻。老话说：“要知昨天事，需问过来人。”

过去那日子苦啊。那时过日子什么都紧张，买米、买煤、买布、买糖……啥都有计划，嘛都要凭票，日子过得是紧巴巴的。可穷日子，苦日子也得一天天地过。衣服穿旧了总不能扔了，心疼。再说，扔了你穿啥？俗语云：“笑破不笑补，笑旧羡慕新。”衣服褪了色，难看，是要被人取笑的，于是染衣服就成了那个时代

的一大“潮流”。

染衣服要染料，那好办，化工商店有专卖。那时化工商店哪个城市都有，多的是，犹如春天的蒲公英，遍地开花。化工商店不仅卖油漆，也卖桐油、石膏、稀释剂，更有大量的染料卖。这些染料有红的、绿的、紫的、黑的、藏青的，啥颜色都有。染料大都是小包装，一包包的染料摆放在柜架的醒目之处，为了方便顾客。一小包染料，够染一件衣服。若是衣服大了，或是褪色过了头，顶多用两包，染料从几分钱到一角多的不等。那时人们常用的染料，就黑的跟藏青的两种。那时不仅工作服是这两种颜色，就连平日男女老少的外衣，也大都这两种色彩，你别无选择。说得好听点，就叫时代流行色。

染衣服不难，但要遵循章法。先将铁锅放入凉水，再投放染料，搅拌均匀。待水烧开，把衣服缓缓放入锅中。有的人在染衣的时候，还要放点盐，大概是一勺的量。放盐的目的是提高染料的附着力，再者颜色光鲜。这就跟汰洗白色的衬衣，要在水中



飞翔

孔原

足 迹

在山水里，打捞诗行

李凤娥

时隔二十多年，再来泾源县，这里物换星移，城市、乡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复从前的模样了。这次来泾源县，心情和目的也截然不同，二十年前是为教育梦而来，这次是为更好地记录生活、感受人间烟火而来。

跟随文友们的脚步来到泾源县胭脂峡，对于胭脂峡，我曾经只是耳闻，但当我踏入峡谷的瞬间，恍若坠入了时光的褶皱。时值夏至，盛夏的暑气被峡谷的幽凉揉碎，耳畔是潺潺的流水声，眼前是苍翠欲滴的绿意，鼻尖萦绕着汗水与阳光混合的香甜。胭脂峡以最温柔的姿态，悄然将我城市的喧嚣中吸入。

随着旅游队伍的脚步，沿着蜿蜒的小径前行，两侧峭壁如刀削斧凿，纹理间藏着岁月的密码。岩壁上零星生长着倔强的灌

木，它们根系紧紧抓住石缝，枝叶在微风中舒展，仿佛在诉说着生命的坚韧与顽强。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落，在石阶上形成斑驳的光影，与溪水中摇曳的光斑相映成趣。那光影灵动如曲，清脆悦耳，又宛如一幅灵动的水墨画卷。

掬一捧清水，凉意从指尖沁入心田，清甜的滋味仿佛带着胭脂峡独有的灵气。相传胭脂峡得名于古代女子在此浣纱，胭脂落入水中染红溪水。虽只是传说，却为这方山水增添了一抹浪漫的色彩。

行走其间，思绪也随之飘远。在都市的钢筋水泥中，我们总是步履匆匆，为了生活而奔波忙碌，忘却了与自然对话的惬意。而此刻，在胭脂峡，我得以放慢脚步，倾听溪水的私语，感受山风的轻抚，触摸每一株植物、每一块石头。那些潜藏在心底的灵感，

曾流走，时光任意停留……”在这里，能淘到珍贵的绝版书籍，就像在历史的长河中捡到闪闪发光的珍珠。

莎士比亚书店声名远扬。它不仅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书店之一，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历史。一是碧琪姑娘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巴黎只为开间小书店，二是这家小书店成为巴黎作家的聚集地和读者的文艺沙龙，三是碧琪出资为乔伊斯出版英文版《尤利西斯》，四是拒绝了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委托。几件事可使一家小书店被传颂至今，可见文化事迹为社会留下印记深刻且长远。

此书不仅是对书店的记录，更是对北京和巴黎这两座城市文化的深度挖掘。通过作者的描述，两座城市的文化脉络在书店这个小小的空间里交织、延展，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知识、对精神世界的共同追求。

在书中，读者看到了书店的魅力，感受到了城市的文化脉搏，重新审视阅读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愿更多的人能翻开这本书，跟随作者的脚步，在书海与城市间漫步，收获属于自己的文化感悟，找到心灵的慰藉和力量。

洒几滴纯蓝的墨水一样，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染衣服还有两个关键所在：一是衣服在染之前，先要洗净，还要浸湿了；再者，衣服下到锅里，还需用棍棒或是炉钩经常翻动，使其受色均匀。否则染出的衣服，深深浅浅的，难看死了。这样染出的衣服不仅色彩均匀漂亮，而且经久耐穿。衣服染好了，用清水洗净，晒干便成。染后的衣服跟新的没有二样，仍旧穿在身上，人也精神，心里也充满了自信。

一些爱美的女士，不仅要染衣服，还要将工作服加工一番，显得更好看。爱美与追求美，是不论时代，不分贫富的。能从苦日子中提炼出滋味来，提取出乐趣来，这就是水平。套用春晚小品《策划》中的一句台词，这些女性真是“太有才了！”

四十年过去，国民生活富裕了，人人容光焕发、意气飞扬。就穿衣来说，人们讲究流行款式，追求新潮衣料，考究时尚色彩。很多时候，衣服还未穿旧，只因款式落伍，衣料守旧，色彩过时，便要“退居二线”了。或束之高阁，或一弃了之。尤其是一些新潮的女性，购买新衣的频率，比翻月历牌的速度还要快，其淘汰率更是可想而知了。对待旧衣，生活中，一些颇有爱心的人士，则另有举措。将这些衣服洗净，叠好，包裹起来，送到旧衣物收集箱，让爱心继续传递。

开 卷

作家麦家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父母都是普通农民。小时候，因家里的“特殊情况”，他从小就被别人歧视，几乎没有朋友。曾经的麦家，怨恨父亲带来的“耻辱”，怨恨故乡让他的童年充满孤独与郁闷。而如今，他逐渐原谅了父亲和故乡——他明白，命运的磨难并非父亲本意，父亲根本无力改变时代强加给他的苦难。

“人活一世，总要经历很多事；有些像空气，随风飘散，不留痕迹；有些像水印子，留不久；而有些则像木刻，刻上去就消不掉……”在麦家看来，自己经历的一些事，如同烙铁烙穿肉、伤到筋的疤，不但消不掉，还会在阴雨天隐隐作痛。但在他心中，父亲始终是个英雄——他给予的不仅是生命，更是穿越苦难的力量。

罗曼·罗兰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麦家偏爱塑造英雄式的人物，在长篇小说《人生海海》中，蒋正南及妻子林阿姨、爷爷、老保长、父亲、“我”和前妻等角色，无不展现着面对生活的勇毅。这些人物身上，隐约可见麦家自己、父亲和乡亲们的影子。也就是说，通过这部小说，麦家在某种程度上与家人及故乡达成了和解。

他巧用孩童视角，围绕几个核心谜团，讲述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穿行缠斗的一生。离奇的故事里，藏着让人悠长叹息的人生况味。正如麦家所言：“我想写的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幸运，在艰苦中卓绝的道德。我要另立山头，回到童年，回到故乡，去破译人心和人性的密码。”

这种叙事方式让人耳目一新：看似碎片化的情节，其间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有人说，稀奇古怪的故事与经典文学的距离只差三步，但难就难在走完这三步。麦家的了不起，在于他不仅走完了，而且步伐坚定，缓慢有力，留下的脚印竟成了一幅精巧奇诡的地图。

人生似海，承载着时代、传奇与人心，既有日常滋生的残酷，也有时间沉淀的仁慈。

如同被唤醒的精灵，在山水间肆意飞舞。

采风团队以镜头捕捉美妙瞬间，用文字勾勒诗意画卷。这里不仅有徒步者的坚毅身影、探险者的欢笑，更藏着对生活与远方的无限向往。远处传来同行者的欢笑声，放眼望去，人群中有被搀扶的老人，有手拉手的情侣，有蹦蹦跳跳的中小學生，有用镜头记录生活的摄影师，有踏着旋律行进的健身队队员……这，不就是陶冶情操的七彩生活吗。

一阵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将我拉回现实。看着他们或驻足拍照，或俯身戏水，脸上洋溢着轻松愉悦的笑容，我忽然明白，采风的意义不仅在于捕捉自然的美景，更在于寻找内心的宁静与创作的源泉。胭脂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将成为我笔下的素材，化为文字，传递出自然的美好与生命的力量。

山，依然安静地屹立在天地之间；水，安逸地流向远方寻找归宿；人，离开喧闹的城市走进大自然，呼吸清新空气，心，随之寻找属于自己的安详。在泾源胭脂峡徒步活动中，踏浪溯溪、丈量山河，感受人间烟火。诗在脚下，梦还远吗。

期盼这次泾源之旅，是我文学创作之路的开始，更成为我文学征途的积淀。

人生似海况味深

彭忠富